

「收藏家」的形象及其意涵 論劉以鬯1966-1976年間小說裡

葉倬璋

一、前言

劉以鬯是個收藏家，他在選集《模型·郵票·陶瓷》的前言中提到自己對陶瓷、郵票、模型及小說的興趣。^①這本選集收錄了幾篇描寫收藏（或個人嗜好）的小說，除了有關模型的兩個短篇外，其他三篇是寫於七十年代初。而這些小說對收藏者心理的刻劃相當仔細，當是摻入了作者自身的經歷所致。本文以劉以鬯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小說中，對「收藏家」的各種描述以及「收藏」概念的運用，來論述這段時間於香港這個空間下，「收藏」可以有怎樣的解讀。

二、小說裡「收藏家」的形象

搜集、鑑定、買賣、收藏都屬收藏家的行為，劉以鬯小說裡的收藏家基本上都在不斷進行這些行為。《郵票在郵海裡游來游去》（1971）的士甫集郵三十年，為了達成擁有一套「慈壽專集」而四出搜集珍郵^②；《陶瓷》（1971）裡的士甫夫婦為了搜集石灣陶瓷公仔而走遍港九新界，搜購成為一種持之以恆的習慣，儼如一份倒支薪水而又極度累人的工作。「走訪—瀏覽—購買/空手而回」的套式帶出收藏者的執迷。有趣的是，收藏者本身並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執迷，反而常以反省的口吻思考收藏的原因和意義。如《陶瓷》士甫夫婦走訪多間燈飾店

■ 城市文藝

仍空手而回時便帶出了「滿足慾望」的思考：為了滿足慾望及投機賺錢，把平時不屑一顧的陶瓷當作寶物。如果滿足慾望是收藏的主因，那什麼樣的慾望、它從何而起、因何而滅將是要追問的問題。小說所談及的慾望都和金錢有關，搜集石灣陶瓷是因為文革後內地不再生產傳統造型的公仔，價錢也因而飆升，投機前景相當可觀。在這特定時空下（樓宇、股票炒風不盛之時），投資陶瓷公仔的利潤，比黃金鑽石更為吸引。^③收藏為了囤積居奇，對象變成自動增值的資產。這不啻是一條發財的捷徑。無論收藏對象是什麼，它都是商品。「許多人在郵票上賺了大錢」，這些「經驗」更刺激了小說主人翁的收藏慾望，王誠是這樣、士甫是這樣、劉氏筆下的「收藏家」都是這樣：慾望由此而生的，而收藏對象的價值更在這普世「收藏觀」下形成（如王誠在夢中得到價值不菲的珍郵，任憑別人開出高價也斷然不賣）。收藏品那被複製和推高的價值成為收藏家揮之不去的夢魘，日夜纏繞著收藏者，誰都知道慾望無止境，但不易獲得的快感更具誘惑。故小說主人翁在現實上追尋珍品失敗而生的失落感，轉而在夢中得到滿足；劉氏不止一次描寫患上「單思病」的他們，於夢中獲得珍品而狂喜致醒。可是，收藏家只在夢裡才能願望達成。劉氏筆下的收藏家，即使窮盡心力，沒有一個在現實裡得償所願。王誠郵購而來的珍郵因不對脾胃而賣掉，士甫終究不能集齊「市值」五千的八仙。夢中狂喜成為現實的悲哀。難道收藏家都命中註定要失敗嗎？

收藏的後果是可笑的，只會造成各式浪費。士甫蒐購的陶瓷公仔、王誠搜購的珍郵，

其價格於小說裡都有精確「記載」，花的錢遠比攢來的多。以一個收入不高小職員來說，這無疑是金錢上的浪費。何況他們收入不高，不能一擲千金，故需左算右度才下決定。而且收藏熱情很難不受動搖，王誠的妻子便提醒過物價上漲的生活壓力。這樣，收藏慾望不可能過分擴張，主人翁都有間歇性的清醒。香港房地產價格高昂，空間是隨之而來的另一問題。士甫蒐購而來的陶瓷放滿一屋，甚至要為它們添置家具。更有趣的是，廚房灶基下米缸的位置要轉放雙龍餐具、書架上的百科全書也要讓位給一套白毛女。面對魅力驚人的陶瓷製品，食用（消耗性的）、知識（難以量度的）全被扔在一旁了，這樣的安排所產生的荒誕感，直接指向所謂收藏家的香港人心態上的扭曲。此外，收藏也造成了情感上的浪費，或愁眉不展、或大動肝火，小說裡不少的爭吵都因收藏品而起。玩郵票、賞陶瓷本是怡養性情、放鬆神經的嗜好，但於小說裡效果往往相反。其原因是：

將這些陶瓷公仔當作藝術品來收藏，沒有什麼不好；將它們當作商品，不能算是最好的投資。^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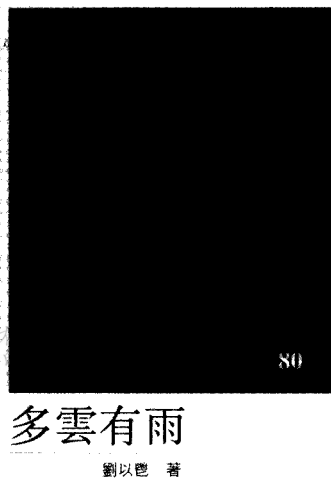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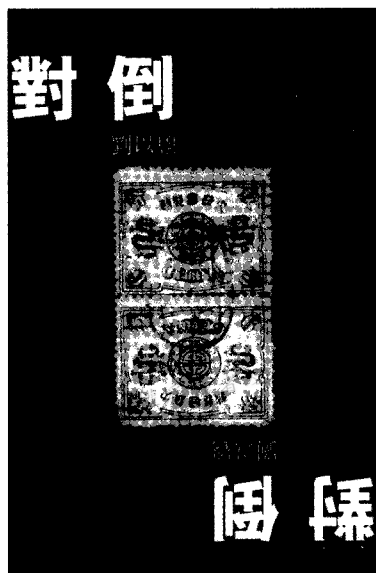
歸根究柢是他們的收藏觀念錯了。藝術品和商品的混淆、收藏家和商人的雜錯，這都是因為對物品的商業價值過分趨驚，這又和香港的客觀條件密不可分。如果內地不是發生文革、如果香港不是殖民地、如果香港不是中國土地、如果香港不是發生暴動、如果香港同被捲進文革潮流、如果香港不是地少人多、如果通貨膨脹不是很厲害、如果香港不能看到外地雜誌、如果香港不是資訊發達、如果香港……這許多的前提間接（直接的間接？）衍生出香

港人那種投機的收藏觀，先天決定了這塊土地上收藏家的命運。

如果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論述來說，劉以鬯小說的「收藏家」根本是不夠資格的麼？本雅明所言的「真正收藏家」（real collector）是摒除商業價值因素的。而他討論「真正圖書館」（real library）的時候說：「書本的獲得決非為了金錢因素或知識汲取」，因為這並不足以成立一個「真正的圖書館」^⑤。收藏書本是為了拯救它們，使它們從市場價值脫離，從而得到自由（freedom）。所以任何一類強加於「它們」的意念或行為，都是妨礙。由此，「真正的圖書館」不需將書本分類、整理甚至閱讀，因為這都屬添加意義的行為。本雅明的書房凌亂不堪，書本隨意亂放，讀過的佔收藏的書不到十分之一，但它們卻由此釋放、自由了。

從收藏的目的來說，以「拯救」物品為己任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收藏家」；從物品本身而言，脫離一切外加意義才算「自由」。那我們該如何看待劉氏小說的故事細節？請看士甫搜集八仙陶瓷公仔的例子。首先，士甫偶然在國貨公司看見一套造工精美而又價格相宜的八仙陶瓷公仔，似獲至寶，這種偶遇的興奮與該套八仙的罕有成正比。可是一套八仙卻少了一隻何仙姑，雖然價錢不高，但其價值已足以令士甫卻步了。因一套「可」賣五千，少了一隻則「只」值五百六十元。是

否全套成為價值高低的指標。而當出現另一位競爭對手時，士甫慌忙把七仙買下。公仔的價值受其供求影響，賺錢良機豈能錯失？他後來得知可購買對仙來補齊一套，登時歡喜若狂。從士甫來說，七仙是缺憾的，那缺席何仙姑的價值等同於整套八仙；不過，這畢竟是一種外加的價值，七仙（或八仙）是不能從中得到釋放或自由。然而，從七仙（或等待被發現的何仙姑）來說，它們（它）缺失之時正是其得到



釋放、自由之時，因其市場價值被摒棄了。雖然，一種「願望」仍是強加於它們（它）。士甫走遍港九新界，連番搜購不獲，七仙（或何仙姑）的自由看來愈發有望了。後來士甫以低價購得何仙姑，就在這剎那，八仙的真正價值在士甫的意識上建造完成了。回家路上他不斷想著整套八仙會如何漲價，建構的價值造成一種難以名狀的興奮，使他對路上事物格外敏感。正當讀者（士甫亦然）以為功行圓滿之際，卻發現妻子打碎了另一隻八仙公仔藍采

城市文藝

和。對於那該當完成的價值而言，何仙姑之回歸只算得上是藍采和的替代品，只是由被等待置換成等待補完。八仙始終無法相聚，那被建構出來的價值再沒法讓士甫興奮了，他再沒去搜購另一隻藍采和；它們五千元的價值成為另一個偶然。搜購而又復歸偶然，對七仙對士甫來說，不都也是一種釋放的嗎？得到真正的釋放和自由的，卻是那被撞碎了的藍采和；它擺脫了任何外加意義，已經什麼也不是，成為一堆「沒有價值」的垃圾。同篇那幾隻被打碎了的雙龍餐具、《珍品》(1972)裡岑恕的珍郵被郵票店的老闆弄壞一節，也可作類似的解讀。劉以鬯以收藏品的粉身碎骨，顛覆了那些強加的商品價值，給那些抱著瘋狂價值觀的人澆了一頭冷水。如果劉以鬯是故意呈現這種顛覆，那他首肯的收藏觀又是怎樣？

三、收藏與書寫策略

前文引論過本雅明論述，在"Unpacking my library"一文裡，買書是拯救，收藏是釋放，而書寫(writing)則是對買來的書的不滿足。那麼，書寫是否亦可同時理解為收藏的一種行為？寫出來的文字會是新的收藏。當它們被置放於公共場域下(如書店、舊書攤、圖書館、餽贈等)，也將有可能成為他人的、社會的新收藏。我們可用這個角度來審視劉氏的故事新編。第一篇故事新編是《寺內》(1964年)，後來修訂於1978年，同期又發表了第二個新編《蛇》，差不多同時亦寫了《蜘蛛精》(1978)，後來又有《追魚》(1992)及《盤古與黑》(1993)。這些作品的寫作年期超出本文的範

圍，故擱下不論。但新編作為一種新的、以舊翻新的收藏是不容置疑的。

收藏品和小說的直接聯繫可以在劉以鬯的《對倒》(1972-1973)得以引證。「對倒」是郵學的名詞，指一正一反的相連郵票。劉以鬯於《對倒》序中說，他以「對倒」方式寫小說的動機是源於1972年投得的「慈壽九分銀對倒舊票」。這小說的寫作方式相當別致，這方面已有學者探論(如白舒榮及羅貴祥等)，姑不贅述。然而，讓人更感興趣的卻是他平淡如水的內容，這小說可以說是沒有連貫情節、沒有高潮、沒有引人入勝的結局。劉氏以雙線格局去寫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各自各的生活、經歷和想法，雙方由始至終都互不相識，只偶然在電影院裡坐在隔壁。如果從報章連載的格局來說，它平凡的內容顯然是出格的。劉以鬯在《對倒》(1993年版)的序亦曾說，這樣的小說是不可能得到報館的讚許。這篇沒有「市場價值」的小說，在劉氏每天要寫一萬字的情況下，仍堅持了一百天，後來更將之修改和重新刊印發表(1975年修改，於《四季》發表)，可見他是頗重視這篇小說的。在本文框架下，寫這篇小說是收藏的一種反應，而報章本身亦作為一種訊息收藏的媒體。這種媒體隨波逐流於讀者口味，否則難以生存。劉氏對主流寫法之漠視，本身在報章(副刊)已有一種對倒效果。平凡的情節，收藏著同一時空下、兩種不同生活經驗下的兩種心態(老人與少女)：老年人常緬懷過去，少女則夢幻未來。小說最後寫老年與少女在夢裡交合，追憶與憧憬在夢裡成為「現實」。對於少女，進入夢境的中介是一張色情照片；對於老人，則是零碎的回憶。



如果我們能收藏過去而現存的物品，那虛無縹緲的回憶及憧憬可不可以成為另類的收藏品？我們的思緒遠比文字來得凌亂隨意，除了忘掉沒有任何方法能將之抹走，由是，它的權力看似比收藏者更大，我們固然可為記憶或憧憬賦予意義，但卻很難甚至無法阻止它們隨處可及的影響。對書本、陶瓷、郵票這等實在收藏品，我們可以將意義強加諸它們：

一個收藏家最興奮莫名的一刻，是他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下碰見並拯救一本書。

書本從屬於收藏者，它們得救與否在於收藏者的行動，但這包含著許多偶然。例如他有沒有某種目的、有沒有碰見該書等等，所以本雅明的論述很強調命運(fate)，書本或物件不能得到釋放就要看它們的命運了。不過，本文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收藏者的權力並不比收藏品為大。即如記憶或憧憬，在它們發生作用前，還是要依賴收藏者的行動的（經歷或想像、白日夢）。只當它們成為了收藏品後，形勢往往逆轉，在各方面影響收藏者，那「拯救」的意義便更值得思考了，到底誰拯救了誰？

小說《蟑螂》(1966)主人翁丁普三番四次被一隻蟑螂戲弄，故欲除之而後快。可是丁普每次都不能將之殺死，只有一次打斷了牠一條腿。他當晚做夢，看見「千千萬萬碩大無朋的蟑螂」追著微小的自己，使夢中的他極度驚惶。這時，權力與位置的關係，成了小說主人翁對生命意義的思考：


一切都掉換了位置。他的權力已消失，再也不能用蒼蠅拍或拖鞋去擊斃任何一隻蟑螂。相反的，任何一隻蟑螂都可以輕易地將他擊

斃。^⑥

後來他大噴殺蟲水，但蟑螂並沒有死；最後在平安夜裡，丁普再見極度衰弱、幾乎連爬也爬不動的牠。丁普本來要「欣賞」牠的垂死掙扎，但當他見到蟑螂苦苦掙扎的慘狀，他突然想起社會上遭遇不幸的人。於是，他抓起蟑螂，把牠放進紙盒，掏了一些漿糊作為牠的糧食，並把牠放到書架上。他自言這是「拯救生命」。聖善夜為丁普行為加添了幾分氣氛，然促使他這樣做的原因更加是對生命、權力思考的結果。劉氏這篇小說亦是以收藏為拯救，丁普蟑螂位置互換的片斷異常深刻地揭露出角色不穩所帶來的不安。誰有能力、有資格去拯救？誰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特別在混亂的世界？

故劉氏這時期小說背景就不止一個背景而已，它們更是書寫方向的指南針。如果我們稍微觀察一下，便會發現它們都呈現著一種混亂；而角色的行為和心理，都受這混亂的秩序支配。例如《島與半島》(1973-75)夾入了大量當時的新聞及社會狀況，諸如搶劫、強姦、難民、制水，都是負面新聞。這小說的結構獨特，每隔幾個章節便有一章摘錄式的文字，全章都摘錄或評論當時的社會狀況。這些段落是典型劉以鬯意識流的寫法。從《酒徒》開始，劉氏便被譽為意識流小說的大作手。如果《酒徒》寫的是主人翁「我」的意識流動，那這一段段陳述社會狀況的文字又是誰的意識呢？

在秩序失衡的背景下，小說的沙凡夫婦（或小說裡的所有人）極度敏感。如動輒買來大量廁紙、塑膠水桶等。最後寫陽曆十二月還反常地連刮四次颱風。另外，治安、物價狂

 城市文藝

漲、股市狂跌、免稅額低等等，這一種混亂秩序在劉氏這段時期的小說普遍得到反映，如《春光》（1968）寫「混亂的世界，有病的地球」、《龍鬚糖與熱蔗》（1974）寫兇殺案、《吵架》（1969）寫夫妻吵架後凌亂的客廳、《動亂》（1968）描寫六七暴動的亂況。劉氏收集當時社會的病態，透過生活起居等平凡的情節折射出來。角色的行為深處是那身處其中，而又收藏心底的病態社會、混亂世界，作為作者的劉以鬯重複引入這樣的「背景」，正反映其本人的不安。這種不安或源於生活，來自職業、日用、嗜好、財產甚至生命本身的壓力。他反覆指出香港是一個搶劫頻生的城市，誰搶劫誰、搶劫了什麼不斷被思考。《動亂》以擬人法寫六七暴動時的街頭物件，可作為事件的「目擊證人」。整篇小說故意不寫人物，唯一的生氣是被殺的青年，可是他已是一具屍體。生命在一瞬間被搶劫，而這搶劫卻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將來：

這是一個混亂的世界。這個世界的將來，會不會全部被沒有生命的東西佔領？^⑦

劉氏用小說收藏了六七暴動時各種各樣處於公共場域的物品，從各個角度去寫社會混亂帶來的不安。故我們便可以理解收藏所造成的那些浪費，其實是各種各樣的搶劫：對金錢、時間、空間、個人情感的搶劫。所以即使寫平凡生活，小說也瀰漫著不安的氣氛，而這亦是劉氏這時期的小說的普遍情調。

四、結語

劉以鬯小說的不安全感，來自社會之動盪不

安。如果《陶瓷》等小說是對收藏家心理的描寫，那他這個時期的小說，正是展示其所收藏的背景對他的影響。本文嘗試分析劉氏寫於1966-1976的小說，去觀察收藏如何影響作家的書寫策略。本雅明認為，收藏者好像一個相士，能穿透收藏品的歷史，看到其本質。^⑧本文認為，收藏品與收藏者的關係微妙，兩者的命運在相遇的一刻便開始相連，自始或明或暗地影響著收藏者的行為。此時，收藏者並不佔著絕對優勢。而在劉以鬯的這些小說，死亡和毀滅反而有一種釋放的效果，而求生卻又是一種本能的慾望。這種寫法造成的不安感，也更有助我們思考「收藏」所涉及的問題。^⑨

註釋：

- ① 劉以鬯：《模型·郵票·陶瓷》（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5），頁7。
- ② 《郵票在郵海裡游來游去》，同上書，頁115。
- ③ 《陶瓷》，同上書，頁204。
- ④ 《陶瓷》，同上書，頁106。
- ⑤ Walter Benjamin: "Unpacking my library: A Talk about Collecting", Bullock Marcus and Jennings Michael, ed., :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2 (1927-1934),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99, p.489.
- ⑥ 《蟑螂》，見《劉以鬯卷》（香港：三聯書店，1991），頁122。
- ⑦ 《動亂》，同上書，頁170。
- ⑧ 同註5，頁487。